

重庆出版社

JIA YUAN

家园

● 陆大献 / 著

下



JIA YUAN

家园

陆大猷 著

下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 / 陆大献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6
ISBN 7-5366-4942-8

I. 家... II. 陆...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5935号

家 园

陆大献 著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周 松

插图摄影: 杨 新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重庆利宝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6.625

插页 9 字数 914 千

2000年6月 第1版

200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366-4942-8/I·964

定价: 68.00元(上、中、下)

作 / 者 / 简 / 介

陆大献，男，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安徽桐城，当过工人、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著有中短篇小说《飞雪》、《被出卖的夏天》、《画眉》，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六集电视纪录片《三峡大移民》、电视文学剧本《乡里乡亲》等150万字。曾获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重庆市建国四十周年文学奖等十多项奖。

现在重庆市作家协会工作。

R319.9 / 11

目 录

《家园》序.....	黄济人(1)
自序.....	(3)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4)
第五章	(91)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54)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20)
第十一章.....	(242)
第十二章.....	(262)
第十三章.....	(279)
第十四章.....	(296)
第十五章.....	(319)
第十六章.....	(337)
第十七章.....	(355)

第十八章	(377)
第十九章	(408)
第二十章	(428)
第二十一章	(439)
第二十二章	(491)
第二十三章	(513)
第二十四章	(525)
第二十五章	(555)
第二十六章	(588)
第二十七章	(631)
第二十八章	(702)
第二十九章	(734)
第三十章	(770)
第三十一章	(786)
第三十二章	(823)
第三十三章	(842)
第三十四章	(858)
第三十五章	(883)
第三十六章	(900)
第三十七章	(935)
第三十八章	(993)
第三十九章	(1030)
第四十章	(1064)
第四十一章	(1097)
第四十二章	(1124)
第四十三章	(1138)
尾 声	(1151)
后 记	(1159)

第三十章

阶梯教室里正在上语法课,其中有林萍。她认真地作着笔记。天气太冷,她搓双手哈哈热气,又继续写。

外面下着雪。

下课铃响了,一个小伙子说:“大家别忙走,学生会和团支部决定,后天,就是这周星期天,组织同学们去八达岭赏雪,希望大家都参加!”

林萍在收拾书包,旁边一女同学说:“你去吗?”

林萍想了想,摇摇头。

女同学说:“你去过?”

林萍还是摇摇头。

星期天,女生宿舍,姑娘们嘻嘻哈哈地吆喝着走了。林萍从窗上看她们走远了,就围上那条围巾,夹着几本书出了门。

他走进冷冷清清的教学楼,在走廊里背英语单词。走廊里风大,冷,她不停地跺脚,来回走动。她时不时看表,似乎在等人。

教师宿舍,一个人走出楼来,他提着一网袋食品工具,走出楼来,顺三合路走去。后面一个中年教师赶出来,叫着叫:

“晓峰,刘老师!”

前面的人转过身来,这就是刘晓峰——刘悦的儿子,北外的青年教师。

中年教师艰难地走上来:“晓峰,回家? 哦,去看你父亲?”

晓峰点点头。

中年教师沉默了。

晓峰见他有事，就问：“张老师，有事？”

张老师为难道：“我病了……”

晓峰说：“那我送你去医院。”

张老师摆摆手说：“我自己能去……只是我答应每个星期天给我班上一个女同学补课……”

晓峰说：“你是让我代你补习？”

张老师说：“可你要去看你父亲，这也是不好耽误的……”

晓峰说：“没啥，我明天抽时间去。”

张老师说：“本来不好麻烦你的，可这个女同学很刻苦，每个星期天都不休息。今天他们全班都去八达岭了，就她不去，我不好让她白等，我估计，她也等在教室了。”

晓峰说：“你给我讲讲要辅导的课程，我马上去。”

晓峰小跑着去到教学楼，空空的教学楼里就一个姑娘，一边哈着热气一边读课文。

晓峰说：“张老师病了，让我来上辅导课。我叫刘晓峰，与张老师一个教研室，只是没上过你们班的课。你等久了吗？”

林萍笑笑。

林萍坐在座位上，晓峰走上讲台。晓峰与平时上课一样，道：“请同学们翻到第三单元的小节的一页。我们今天归纳这一单元的所学课程……”

林萍认真地听着，记着重点符号。

中午，两人从教学楼出来。林萍说：“谢谢刘老师，耽搁你半天时间，真对不起！我回寝室了。”

晓峰说：“今天讲的如果还没懂，可周一到教室问我。顺便问一句，你为啥不去赏雪？”

林萍说：“我是来培训的，只一年时间，不能同他们比。我以前

学水利工程，外语丢得太多。”

晓峰问：“你从哪来？”

林萍回答：“葛洲坝工程局。我的同事们还在长江边战天斗地，我在这儿每一天都得抓紧。”

晓峰赞赏地点点头。

林萍说：“那我走了，刘老师。”

晓峰看着她消失在林阴道上。

一星期后的下午，天空飘着雪花，天寒地冻。晓峰从锅炉房提两瓶开水回寝室，路过学校图书馆，见门前站着个人，头上肩上都是雪，看样子站的时间不短了。他再看了一眼，认出是她。

“是你！”

“刘老师。”

“这么大的雪，你在这儿做啥？”

“每个星期天下午都上图书馆听语音教学。”

晓峰看看紧闭的大门：“开门时间早过了吧？”

“是的，我等了很久了。”她的鼻尖、脸颊都冻得红红的。

晓峰：“现在学校很多事没人管，图书馆也不是天天开的。一有会议，政治学习，甚至家里有私事，就不开馆。”

林萍极为失望：“我白等两个小时了……”她转身要走。

晓峰为姑娘的求学精神所感动，道：“语音教学唱片？我寝室有一套，你可以听。”

林萍高兴得跳起来：“太好了！”

两人来到教师宿舍，晓峰打开门，林萍被屋里的杂乱无章吓了一跳：被子没叠，衣服，床上椅上都有，特别是书籍，翻开的、夹着书签的，把桌、凳、地上、门后都占满了。

晓峰：“实在不好意思。你不会被这零乱美吓得后退吧？”

林萍笑了，勇敢地走了进去：“这我见过！我们建筑工棚也乱得很，白天晚上干，哪有时间理屋？只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也没时

间？”

晓峰：“上课教学倒不累，累的是我在搞翻译。”他指着桌上一尺多厚的稿纸。“我在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莫里森、康马杰合著的。现在无法出版，但研究美国精神，对我们国家的成长壮大总是有益的。”

林萍点点头，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你的家不在这儿？”

晓峰：“在六铺炕……你是问我个人的家？我单身，连女朋友都没有。”

林萍扫视四周：没有炉子，没有锅，肯定是吃伙食团；这么乱，肯定没女朋友为他收拾。看来他的事业心很强。

晓峰从床下拖出一个手提唱机，抚去上面的灰，道：“还是我父亲的，年代久了一点，质量挺好。”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叠唱片，“还有俄罗斯、意大利歌曲，只是不敢听了。”

唱机搁在桌上，晓峰把语音唱片递给林萍：“会放吗？”

“会的……可我要影响你工作了。”

晓峰把辞典和译稿铺在床上，又搬来几本砖头厚的大书当小板凳：“这不是可以工作？咱们互不干扰！”

林萍笑了：“刘老师，你倒真能将就！”

晓峰：“别叫我老师，就叫晓峰。我们都是文革毕业的，我六六级，你六七级？差不多大……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哩。”

“林萍。双木林，浮萍的萍。”

林萍听唱片，晓峰搞翻译，互不干扰。倒是晓峰坐累了，不时过来指导一下。

天色渐渐晚了，林萍关上唱机，站起身来。

晓峰：“下个星期再来听吧！”

林萍：“不了，挺影响你的。图书馆不开我再来吧。”

晓峰：“那好……这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一个星期后的休息日下午，晓峰提开水路过图书馆，门前没有

林萍，图书馆的门开着，有学生进出。他有几分惆怅。

图书馆里，林萍在听语音教学唱片。她有些神不守舍，视线不时从书本上移开，望着窗外。她终于合上书，站了起来，走出图书馆。

晓峰听见敲门声，迫不及待地跑去开门，外面立着林萍。

林萍俏皮地说：“不欢迎？图书馆的门又是开着的……”

晓峰一愣，回过神来，顿时喜形于色地说：“我说了，我这门永远为你敞开着！”然后忙不迭地整理书桌，搁唱片。

林萍看看屋：被子叠好了，衣服该洗的洗了，该叠的叠了，书籍也收拾了一下。

林萍问：“零乱美不要了？”

晓峰狡诘地说：“各个时期有各种美的标准。”

听语音和搞翻译互不干扰。

天色晚了，林萍还没有走的意思，她小声说：“把那些唱片放来听听？”

晓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林萍不甘心：“咱放小声点，人家当是放广播哩。”

晓峰：“你这人真难缠！”

两人把一床毛毯挂在门上，又一床床单挂上窗，尽量不让一点声音走漏。

唱机的音量控制得小一些，两人头碰头凑在唱机上听。播放着《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红梅花开》、《三套车》以及一些意大利歌剧唱片。

林萍赞叹道：“真美呀！”

晓峰说：“天晚了，食堂已吃不上了。咱们出去吃点东西。”

林萍问：“你要请客？请吃啥？”

“学院附近有啥？就杂酱面，馄饨。”

林萍：“这就够了！”

林萍说：“以后我还要来听的。”她指是唱片。

晓峰说：“我说了……”

林萍接着说：“我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两人笑了。

晓峰说：“这些唱片都是我最喜爱的，扫四旧时我怎么也舍不得交出去，偷偷藏了起来。”

林萍说：“你做得对。不管外界怎样，我们都不能让我们的内心成为一片沙漠。”林萍看看四周无人，小声唱起了《三套车》。

晓峰说：“你唱得真好！”

林萍说：“‘真好’是恭维话，‘不错’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差点去考音乐学院了，最爱唱的就是那个《二月里来》。爸爸让我干水利工程。”

晓峰说：“你听你爸爸的？”

林萍说：“有时听有时不听。在我生活中，爸爸是我最崇敬的人了。”

晓峰笑了：“你爸爸的娇女儿，掌上明珠。”

林萍说：“他对我可严厉了，打我，还把我的指导员职务撤了，不久前，我领导两百号工程技术人员哩，与学校的年级主任一样威风！”

晓峰说：“你不满意他吧？”

林萍：“爸爸是对的，我还年轻，应该做点具体技术工作，多学习一点。”

晓峰：“你爸是干什么的？”

林萍：“也是干长江工作的。”

晓峰：“大干部吧？”

林萍：“不大不小，算一个中等吧。”

两人常在学校林阴道上散步。

晚上，晓峰送林萍回宿舍，林萍立在窗前，看晓峰的背影消失。

这一天，林萍来找晓峰，见晓峰在画画。

林萍：“你会画国画？这张送给我吧？”

晓峰：“我还谈不上画国画，只是画菊花，我只会画这个。”

林萍：“怪了，这是我见到的第二个只喜欢菊花的。”

晓峰：“第一个是谁？”

林萍：“第一个是我父亲。他先有一盆，后来繁殖得满阳台都是，而且只养一个品种，叫‘大红袍’，父亲又称‘一片丹心’。”

晓峰一怔，搁下手里的笔：“你父亲是长办的？”

林萍点点头，问：“你认识？”

晓峰摇摇头，说：“有名的‘长江王’，听说过！”晓峰变得愠怒了，“你却说你父亲是‘不大不小的干部’，你撒谎！”

林萍：“我不是有意骗你，只是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在炫耀……”

晓峰把未画完的画揉成一团。

林萍：“这张是送给我的……”

晓峰已把画扔出窗去，道：“今天我头痛，只想一个人呆呆……你把留声机抱回寝室去听吧。”不由分说，他抱起唱机就走。林萍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她不明白晓峰怎么一下子变了脸。

在寝室里听语音，林萍心神不宁，听不下去。

在校园里，她迎着晓峰走去，可晓峰折上小道走了。她扶着树，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痕。

她跑回寝室，吃力地抱起唱机就走，敲开晓峰的门，晓峰什么话也不说，林萍放下唱机，说道：“不听了！”晓峰仍不说话。

林萍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她站住了，转过身来说：“你是怎么说的？你说，这门永远对我敞开着的？你是这样说的吗？你说话不算数！”她哭了，转身跑了。

晓峰沮丧地坐在椅上，一拳头击在桌上。

学生食堂门口，晓峰端着饭，有意等林萍。林萍端着饭出来，晓峰叫住她。晓峰说：“星期天我给你补课……我已经给张老师说

了。”

林萍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晓峰说：“星期天我们出去走走。”

林萍说：“下午我要听语音训练。”

晓峰说：“我那儿有唱机。”

林萍说：“不是在你那儿，是在图书馆。”

晓峰说：“来吧。我的译稿第一部译完了，我想轻松一下。”

林萍是个不记仇的姑娘，她问：“你的家门不对我关闭了？又敞开了？好吧，去哪儿？”

晓峰高兴了，道：“北京你还没玩过，你说吧，我遵命。”

林萍说：“那去香山。上次爸爸就想带我去看红叶。”

晓峰说：“这时节怕没有了。”

林萍说：“去找找吧，或许能找到一片。”

白雪覆盖的香山。他们经过艰难寻找，终于找到了挂在树枝上少许的红叶。晓峰攀上树摘了一枝，递给林萍。叶上还有雪。

林萍看着，道：“真好看。正如爸爸说的，那鲜红的颜色经霜后，仍不失其个性的强劲和浓烈。”

晓峰说：“我认识你父亲，你家的菊花就是我送的。当时他关在水牢里，是我父亲和我一道一送去的。”

林萍平静地看着他。

晓峰说：“我父亲是刘悦，就是一直和你父亲作对的那个人！”

林萍吹去红叶上的雪，问：“你请我出来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个？”

晓峰不解地说：“这个还不重要？”

林萍说：“你父亲的事我已经听张老师讲过了……他们之间的争斗关我们什么事？”

晓峰说：“关系大着哩。”

林萍说：“他们在个人感情上很好。”

晓峰痛苦道：“这也无济于事。我父亲在监狱里，反对毛主席，是要犯！”

林萍说：“可我父亲非常佩服你爸爸的党性原则和人格力量。是好人，就终会有出头的日子。”

晓峰激动地说：“你这么想？”

林萍点点头。

晓峰说：“我先同你说好，只要我父亲的问题没解决，我就不会拖累你和你的父母，我们的关系就不能明确。你同意吗？”

林萍点点头。

晓峰一下把林萍抱在怀里，林萍手里的红叶在晓峰眼前晃动，像燃烧的火焰。

晓峰：“真红呀……”

林萍像是祈祷地双手合掌，捧着红枫，闭上眼：“愿我们的老一辈们平安无事，愿仇恨的种子不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种下，愿我们的心像红枫一样红，一样透明！”

铃声响了，林萍从考场上跑出来，桦树林边，晓峰早等在那儿了。

“考得怎样？”

林萍喜形于色道：“不错，不会下九十五分的！”她顽皮地一鞠躬，“谢谢老师的栽培！”

晓峰笑了：“你这个学生聪明嘛！”

林萍说：“寒假我不回武汉了。昨天收到父亲的信，他有事要来北京，母亲也来。我们在北京过春节，你也和我们一起过吧？”眼里含着希望。

笑峰摇摇头说：“咱们有约在先的。你不要向他们提起我。”

林萍说：“那……好吧。该死的‘攻守同盟’！”

旧历腊月，水利部招待所。

林萍和父母在一起。见到父母，林萍很高兴。她是个性格刚毅的姑娘，可在父母面前，她又撒起娇来。

她给他们看成绩册：三个一百，一个九十八，一个九十五。

林杉：“看来这半年你没有虚度，到底是从生产第一线来的，知道珍惜时间。”

林萍：“连北京的公园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哩！”

林杉：“那你好好陪妈妈去看看！上次我治病，你妈妈就守在医院，哪儿都没去。你妈再不走走，隔几年就走不动了。”

林萍：“香山我去过了，红叶也摘回来了。”

林杉：“和同学们去的？萍她妈，你瞧你女儿变了吗？在葛洲坝时又瘦又黑，现在长漂亮了，也开朗多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林萍嗔怪：“妈，看爸说些啥哟！”

张斌：“萍儿，爸妈在担心呀，你都二十九了，成老闺女了……要留意，看有没有合适的，别老是忙工作、学习，别让爸妈心里老积一块病。”

林杉说：“这次你妈来就有这个目的，北京老熟人多，请他们帮个忙。”

林萍说：“我不要他们介绍！”

张斌说：“你不要，可你又不找……再拖，要嫁不出去了……”

林杉说：“慢着！你不要介绍，是不是已经谈上了？”

林萍不做声。

张斌说：“傻闺女，这是你爸妈呀，有啥不好说的！是同学？”

林萍说：“是老师，六六级的，比我大一岁。”

张斌说：“带来我们看看！”

“他不会来的。”

“为啥？缺胳膊少腿？”

“我们说好了，现在还不明确关系。”

“还等啥？他大概也三十岁了吧？不小了。人怎样？家庭怎

样?”

林萍不说话。

“老林，瞧你这傻闺女，找个朋友，情况是一问三不知。”

林杉：“我相信我女儿的判断力。”

张斌：“不行！他不来，我去看，我就当家长向老师了解学生情况！”

林杉：“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还是我去吧，我与人打交道几十年，决不会看错的。我自己去，不找校领导，微服私访，怎样？”

林萍不高兴：“你才说相信我的判断力，又出尔反尔！”

林杉：“是矛盾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第二天，林萍先赶到学校，晓峰的寝室门开着，晓峰不在。屋里乱极了，被子、衣服、书、稿子乱成一团，书上还搁着吃剩的馒头。林萍赶快收拾，想趁父亲到来之前弄整洁一点。

脚步声响起，是林杉。林萍勾着身子忙着收拾，当是晓峰回来了，背着脸把脏衣服往林杉怀里塞道：“这些早就该洗了，你这人真邋遢！让人看了还当你是懒哩！都泡在水池里洗！还有，这馒头丢了，几天的了，硬的像铁。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理想，谁会把女儿嫁给你……”

她一回头，惊叫：“爸，是你……”半天嘴合不上。

林杉笑嘻嘻地问：“衣服泡在水池里，可水池在哪儿？”

林萍回过神来道：“我去……爸，你坐吧。”

林杉扫视四周，只一张椅，椅上堆着书。林杉说：“叫我坐哪儿呢？”

林萍说：“就坐床吧。”林杉刚坐下，她又从父亲的屁股下拖出一件脏衣服。她觉得不好意思，道：“晓峰前段时间忙学生的复习考试，又是改卷子，忙！”

林杉说：“当然不能算邋遢。”